

廣東人學習國語法

王 了 一 著
華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序

遠在十餘年前(1936),我寫了一本‘江浙人學習國語法’。當時我說:『打算將來再寫‘廣東人學習國語法’,‘四川人學習國語法’,‘湖南人學習國語法’,‘客家人學習國語法’,‘福建人學習國語法’等』。

十餘年來,始終存着這一個未了的心願。自從廣東省和廣州市解放以後,大家感覺到國語的提倡成為必要。我受了朋友們的鼓勵,於是再寫了這一部‘廣東人學習國語法’。

這一部‘廣東人學習國語法’,比之十餘年前所計劃的‘廣東人學習國語法’,範圍更大了。當時我所指的‘廣東人’,是‘粵語區域’的人;客家人,潮州人和海南人是不包括在內的。現在我所指的‘廣東人’,却把客家人,潮州人和海南人包括在內了。因此,原定要寫的‘客家人學習國語法’已經包括在這部書裏面;潮州話,海南話雖然屬於閩語的系統,但潮州人和海南人都是廣東人,也不必另寫一部‘潮州人學習國語法’和一部‘海南人學習國語法’了。這麼一來,‘廣東人學習國語法’的篇幅也就比‘江浙人學習國語法’的篇幅大了三四倍。

‘江浙人學習國語法’是用注音符號來標音的。這一部‘廣東人學習國語法’在初起稿的時候,也是用注音符號來標音。後來覺得不妥當,又改用了‘北方話拉丁化’來標音。因為現在注音符號已經沒落了(若說得恰當些,該說它始終沒有興起過),而‘北拉’却是新興的東西。

但是,用‘北拉’標音也有不方便的地方。咱們須知:‘北拉’只是一種新文字,並不是一種標音的符號。某一些地方,拿文字的眼光看

來沒有毛病，甚至可認為優點；但若拿音標的眼光看來，就是缺點了。例如‘北拉’不為注音符號ㄒㄣˊ所代表的聲母特定字母，而只用 g, k, x, 這在文字的觀點上可說是很經濟的辦法；但若在音標的觀點上看來，就很不便於說明。尤其是廣東話有ㄍㄟ, ㄍㄟ 又, ㄍㄟ ㄣ, ㄎㄟ, ㄎㄟ 又, ㄎㄟ ㄣ, ㄎㄟ ㄣ 又, ㄎㄟ ㄣ ㄣ 等音，如果把它們標成 gi, giu, gin, ki, kiu, kin, xi, xiu, xin, 就和國語的ㄍㄟ, ㄍㄟ 又, ㄍㄟ ㄣ……等沒有分別。在這一部書裏，我們只好拿 ghi, ghiu, ghin, khi, khiu, khin 來代表ㄍㄟ, ㄍㄟ 又, ㄍㄟ ㄣ, ㄎㄟ, ㄎㄟ 又, ㄎㄟ ㄣ；至於ㄎㄟ, ㄎㄟ 又, ㄎㄟ ㄣ, 就索性用 hi, hiu, hin 了。

寫這樣的一部書，必須深入淺出。但是，深入不易，淺出更難！我沒有用國際音標來注音，就是希望能夠淺出。但是，‘國際音標’是我們語言學工作者的隨身工具；剝奪了‘國際音標’，語言學工作者就變了‘孫悟空沒棒弄’了！如果請一位語言學家來看我這一部書，一定覺得有不少的缺點。這些缺點，一半應該歸咎於我的知識不夠，另一半却應該歸咎於不用國際音標和不用專門術語。儘管這樣，仍是不夠淺出。一般人看見‘談音’的文章就怕，不管它是用什麼方式來談音！

因此，讀這本書的人，單靠自學是不夠的。應該先找一位懂得‘北方話拉丁化新文字’的朋友，教會了‘北拉’的拼音法。然後學起來容易了解。

這本書比較適宜於做教本。在各種‘國語訓練班’裏，似乎可以根據這一本書把國語傳授給廣州人（包括白話區域的人），客家人，潮州人和海南人。當然，這只是理論，它是必須結合實踐的；並非有了這本書就可以不用國語課本。

我不是北京人，也不是廣州人，客家人，潮州人或海南人。這裏講到北京話，廣州話，客家話，潮州話和海南話的地方都可能有錯誤；希望讀者和教者隨時指教，讓我在再版的時候更正。

王了一

一九五一年，‘五一’節，嶺南大學

目 錄

序

緒論	(1—10)
----------	--------

一 什麼是國語？	(1)
二 學國語難不難？	(3)
三 思想上的準備	(3)
四 什麼人學國語最難？	(5)
五 語言三大要素中哪一個要素最難？	(7)
六 為什麼同一方言區域的人容易犯同一的毛病？	(8)
七 廣東方言分區概況	(10)

上篇 總論

第一章 語音	(11—84)
--------------	---------

一 聲韻調概說	(11)
二 聲母的討論(一)	(16)

三	聲母的討論(二)	(19)
四	聲母的討論(三)	(22)
五	聲母的討論(四)	(25)
六	聲母的討論(五)	(35)
七	聲母的討論(六)	(40)
八	韻母的討論(一)	(43)
九	韻母的討論(二)	(55)
十	韻母的討論(三)	(61)
十一	韻母的討論(四)	(71)
十二	聲調的討論	(73)
	變調	(75)
	聲調的轉移	(78)
	關於入聲字	(79)

第二章 語法 (85—93)

一	有關語音的語法	(85)
二	比較語法	(88)
	‘咱們’和‘我們’	(90)
	‘您’和‘您’	(91)
	‘拿’和‘把’	(91)
	‘給你錢’和‘給錢你’	(91)
	‘看戲去’和‘去看戲’	(92)
	稱數法	(92)

第三章 語彙 (94—100)

一	天文類	(94)
二	時令類	(95)
三	地理類	(95)

四	宮室類	(95)
五	器物材料類	(96)
六	衣飾類	(96)
七	飲食類	(96)
八	文事類	(97)
九	草木花果類	(97)
十	鳥獸蟲魚類	(97)
十一	形體類	(97)
十二	人倫類	(98)
十三	人事類	(98)
十四	德性類	(99)
十五	虛字或副詞類	(100)

下篇 分論

第一章 廣州人學習國語法 (101—121)

一	做事和做戲	(101)
二	佈告和報告	(102)
三	保存和保全	(103)
四	毛亨和毛坑	(103)
五	江先生和張先生	(104)
六	黃先生和王先生	(105)
七	縣長和院長	(105)
八	國文和國民	(106)
九	荒唐和方塘	(106)
十	少數和小數	(107)
十一	無奈和無賴	(108)

十二	自然和自言	(108)
十三	大臣和大神	(109)
十四	松樹和叢樹	(110)
十五	歡聚和歡醉	(110)
十六	一斤和一根	(111)
十七	大江和大綱(窗門和閨門)	(111)
十八	洪流和紅樓	(112)
	聲調的學習	(119)

第二章 客家人學習國語法 (122—133)

第一步應該避免的音 (122)

一	讀 an, 勿讀 on	(122)
二	讀 ang, 勿讀 ong	(122)
三	讀 ai, 勿讀 oi	(123)
四	讀 iang, 勿讀 iong	(124)
五	讀 ung, 勿讀 iung	(124)

第二步應該分別的音 (125)

一	漁夫和姨夫	(125)
二	袁先生和顏先生(客家話本身能分別)	(125)
三	千鈞和千斤(客家話本身能分別)	(126)
四	開步和開鋪	(126)
五	祖孫和子孫	(127)
六	周先生和朱先生	(127)
七	平民和貧民	(128)
八	程先生和陳先生	(128)
九	陪酒和啤酒	(129)

十	洪先生和馮先生	(129)
十一	三光和三綱	(130)
十二	大窗和大慈(大江和大綱)	(130)
十三	垂憐和誰憐	(131)
十四	大象和大匠	(131)
十五	真人和今人	(132)
十六	大聲和大星	(132)
十七	搶他和請他	(132)
	聲調的學習	(133)

第三章 潮州人學習國語法 (134—143)

一	上船和上牀	(134)
二	老年和老嫗	(135)
三	方糖和荒唐	(136)
四	院子和樣子	(137)
五	六軍和六經	(137)
六	有趣和有醋	(138)
七	出去和出氣	(139)
八	頭頂和頭等	(139)
九	自重和自動	(140)
十	男衫和藍衫	(140)
十一	難解和難改	(141)
十二	不守和不朽	(141)
十三	人身和人生	(142)
	聲調的學習	(142)

第四章 海南人學習國語法 (144—148)

一	臭肉和瘦肉	(144)
---	-------------	-------

二	吃虧和吃灰	(145)
三	不配和不廢	(146)
四	桃子和毫子	(147)
五	需錢和輸錢	(148)
六	新來和先來	(148)
結論		(149—153)
一	語音的基礎	(149)
二	要學得十足像個北京人嗎？	(153)

緒 論

一 什麼是國語？

國語就是北京話。為什麼不稱為北京話而稱為國語呢？因為全國的語言交通是靠這一種標準的語言來達到目的；在國際上說，這是代表‘中國話’的一種語言。

國語的本質既然是北京話，因此，它的本質也就是一種方言。既然也是一種方言，咱們不能說國語比別的方言更完善，更高尚，更美或更雅。一切方言都是平等的，正像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一樣。咱們不能說別國語言比中國語言更好，也不能說漢語比苗瑤僮黎等語更好；同理，也不能說國語比廣東話或其他方言更好。

那麼，咱們為什麼把北京話認為國語，而不把廣州話，客家話，潮州話，海南話或其他方言認為國語呢？是不是因為它是中國首都的話呢？我們的答覆是‘是的’，同時又是‘不是’。北京是中國幾百年來的首都，自一四二一年至今，共五百廿餘年；除了國民黨遷都南京的廿二年外，還有五百年。中國人一向以北京話為‘正音’，因此傳播得很遠。本來華北這一個系統的語言（後來叫做‘官話’）的區域很廣，連雲南、四川、貴州都包括在內，勢力本來是大的；北京話本來就為這些地區的人所了解，因此，一個人學會了北京話，就可以走遍中國絕大部

，而沒有語言的隔閡。北京話成爲全國最佔優勢的語言，這，它的客觀條件的。國民黨雖然遷都南京，却不曾把南京話改爲國語，可見國語和首都沒有必然的關係。咱們選擇一種最佔優勢的語言來做國語，是完全照顧事實上的便利，不像章太炎硬說武漢話好，純然主觀地建議定它爲國語，這是徒勞無功的。

有人主張學普通話，不必學國語。又有人誤會，以爲普通話就是國語。普通話是什麼呢？就是到處通行的一種話，而不是硬性規定的北京話。這在理論上是講得通的；然而在實行上是非常困難的。事實上，並沒有‘普通話’這一樣東西存在着；凡不以某一地方的話爲標準的，根本不能稱爲一種語言。譬如你要學普通話，你跟什麼人去學呢？湖北話算不算普通話？山東話算不算普通話？若說都算普通話，咱們就不知道學哪一種好！若說都不算普通話，那麼，所謂普通話仍該以北京爲標準，否則就是毫無標準的南腔北調了。

也許有人說，所謂普通話，雖也近似北京話，但是在語音方面不必呆板地學會了北京話的十足腔調；關於語彙方面，也可以吸收別的方言的詞句，使它更豐富些。這在理論上是講得通的，並且事實上凡是學來的國語都差不多是這個樣子。但是我們不提倡這樣做，因爲十分留心學國語還怕學不像，何必再用普通話來辯護自己的短處呢？譬如某人學國語學得不好，人家批評他，他說『我說的是普通話，不是北京話啊！』這種諱疾忌醫的態度是不好的。

再說，學習一種實際存在的方言，然後學來的語言才是有生命的。否則，人家聽起來是南腔北調四不像的藍青官話，聽的人不舒服，講的人的語言內容也會爲之減色。假定有一個人要學廣東白話，不拿廣州話做標準，而去尋找一種虛無縹緲的廣東普通話，豈不是一種笑話嗎？

但是，國語雖然是北京話，却不是北京土話。咱們應該避免地方色彩太重的東西，以求思想傳達的便利。例如‘毆打’的‘打’，北京人可以說‘打’，也可以說‘揍’（當然用途上微有不同），但當咱們學習國

語的時候，學會說一個‘打’字就夠了；至於‘揆’字，雖然也可以學會了聽懂它，却不必故意去說它。因為把‘揆’字說出來，除北京人外能懂的人很少，這就失掉『省際』語言的效用了。由此看來，說‘扔’不如說‘丟’（或‘拋’），說‘ ’不如說‘不用’。讀音太‘土’的也不必呆板地應用，例如‘落價’，唸成 lao gia 固然很有味，但唸成 luo gia 也未嘗不可。至於北京的捲舌韻，如說‘梨’成爲‘梨兒’，說‘一點’成爲‘一點兒’等等，也都不必呆板地去學習。有些北京人出門久了，也往往避免這些太‘土’的地方。不過，這個理論是應該靈活地應用的；假使對話人（或聽衆）是北方人，却又應該運用最純熟最自然的北京話了。

二 學國語難不難？

學國語是很難的。因為說話乃是一種從小養成的潛在習慣，說慣了自己的方言，就不容易改變過來。有時候，自己以爲學國語學得很像了，但是你瞞不過兩種人：第一種是北方人，尤其是北京人，他們覺得你說得很好懂，有時還從寬誇獎你兩句，但是他們總覺得你的國語不夠北方味兒；第二種就是你的同鄉中懂國語的人，他們處處發覺你在露出了鄉音的『馬脚』。總之，凡是上了十五歲的人，要完全學會另一種語言差不多是不可能的。要說難，可真難了。

但是，以上所說，只是嚴格的說法。如果我們把尺度放寬些，只要北方人完全聽得懂，而且還相當順耳，就算學會了國語，這樣却不難。因此，我們學國語的人，第一要知難；第二要不怕難，知難然後能隨時發現自己的缺點；不怕難然後能學得好。

三 思想上的準備

從前有一個客家人對我說：『我們客家人用不着學國語，因為客家話和國語差不多是一樣的。』這種人的國語是沒有多大希望的了，因為他聽不出國語和客家話有什麼不同來！

學話第一先要訓練耳朵，要把兩種不同的聲音聽出一個分別來。

若要達到‘聽清楚’這個目的，首先要在思想上有一種準備，這就是要明白：國語裏有許多音是你自己的母語裏所沒有的！無論你是廣州人，客家人，潮州人，或海南人，你的母語裏都不能具備國語裏一切的音素。關於這個，你用不着慚愧，因為北京人如果要學廣州話，客家話，潮州話，或海南話，他們也遭遇同樣的困難。假定全世界人類所可能具有的聲音是一千種（事實上無從決定確數，也不應該企圖決定它），每一方言所能具備的只不過寥寥數十種，可見學起別的方言來一定需要‘現學’某一些音素才行。學方言如此，學國語也如此（國語的底子也是一種方言）。

所謂學某一些音素，並不是把音和字重新配合一番！這是一般人學話的毛病。普通一個廣州人學國語，腦子裏一味打等號，因=烟（意思是：國語的‘因’字等於廣州的‘烟’字），新=先，高=交，該=街，喜=屎，冤=照……等等，這是非常危險的事！例如把國語的‘高’唸像廣州的‘交’，北方人聽起來就覺得很‘刺耳’。抗日時期偽中央廣播電台有一個播音員用國語報告新聞的時候，說到『第一件報告……第二件報告……』，這‘報告’兩個字令人聽得周身不舒服，就因為他把‘報’字唸像廣州的‘爆’字，‘告’字唸像廣州的‘教’字。你若問北方人，『我的‘報告’二字唸得怎樣不妥』，他也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只覺得北方話‘不是這個味兒’！你若問我：『國語裏‘報告’二字既不像廣州話裏的‘爆教’二字的聲音，那麼到底像廣州話裏什麼字的聲音呢？』我說：『廣州話裏，無論那一個字都不很像國語裏‘報告’二字的聲音』。因此，廣州人學國語的時候，如果要學得像，必須仔細體會北方人的‘報告’和廣州人的‘爆教’的大同小異之處。別輕視這一個‘小異’，如果每一個字都‘小異’，你的國語就很不完善了。

上面舉的是一位電台廣播員的例子。咱們知道，電台廣播員是經過精選出來的，尚且會露出‘馬脚’，何況普通人，不是更應該留神嗎？例如在某一些廣州人的心目中，日=儀，如=魚，人=寅，這又更差一等！總之，先要聽出國語和廣州話的不同來，尤其是辨別出廣州人一

聲子不會發出過的聲音來！這是第一步。廣州人如此，客家人、潮州人和海南人也莫不如此。

學話的第二步是要訓練舌頭。有時候，咱們分明知道這一個聲音是自己方言裏所沒有的了，但是說出來還是不準確，這是所謂‘口不從心’，實際上也就是‘舌不從心’。關於舌頭的運用，不是‘紙上談兵’所能解決的，必須經過口授。下文我也將描寫一下每一種難發的聲音的舌頭部位，以供參考。但也僅僅以供參考而已，讀者最好能找一位精通國語的人口授一二小時。

學話的第三步是要訓練眼睛。有時候嘴的開展度的大小也影響聲音的不同。例如上文所舉國語的‘報告’和廣州的‘爆教’，前者發音時，嘴的開展度較小，後者發音時，嘴的開展度較大。如果注意到北方人說這兩個字的時候，嘴是不夠潤的，也就知道怎樣去模仿它。但是，眼睛的訓練還是次要的；主要的是舌頭的訓練。即如‘報’與‘爆’（國語裏‘報爆’同音，這裏指國語的‘報’和廣州的‘爆’），‘告’與‘教’，除嘴的大小不同外，舌頭的高低前後也是不同的。

請記住：無論是廣東白話區域的人，客家人，潮州人和海南人，當你們初學國語的時候，至少有一半的聲音是你們有生以來第一次聽見的。必須在思想上做準備，去學習這些陌生的聲音，克服‘舌不從心’的困難，然後國語才學得好。

四 什麼人學國語最難？

俗話說：『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廣東人說官話』。這句話只有一半是真理。這真理表現在：普通廣東人說官話的確可怕，因為北方人聽不懂——甚至於完全不懂。但是，如果說只有廣東人最笨，學話的能力最差，這就不合於真理了。我們也常聽說：『天不怕，地不怕，只怕蘇州人說官話』，或『……寧波人說官話』等等。這並不能證明蘇州人或寧波人和廣東人一樣笨，也不能證明這些地方的人比別地方的人學話能力差。實際上，一個人學習另一種方言總是不容易學得好的。北

方人學廣東話(例如北京人學廣州話),也一樣地不容易學得好,我們也可以說:『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北京人學廣州話』等等。因此,『什麼地方人學國語最難?』這一句話在原則上是不能成爲一個問題的。

但是,咱們也可以說:和北京話(國語)同一系統的語言區域的人學起國語來是比較容易的,例如一個山東人或河南人學國語,自然比一個廣東人或江浙人容易得多。但是問題又來了:普通一個山東人或河南人就不高興學國語,因為他們以爲他們的故鄉話(太土的語彙稍爲改變)已經夠使人了解了。其實這是不對的。一個廣東人學國語學得好的時候,是比一個山東人或河南人的‘國語’更正確,因為一個肯學習,一個不肯學習的緣故。我們很少聽見一個山東人的國語說得好,這是因為越相近越易混。越相近,人們就越不知道還有學習的必要。試拿廣州人和客家人來比較:我們大約可以承認,客家話比較接近國語些;但是,客家人的國語,就普通說,並不比廣州人的國語好。相反地,有些客家人因為有了‘客家音就是國語音’的幻覺,他們的國語就比一般廣州人的國語更難聽了。

最容易懂的‘國語’是不是最好的國語呢?這是一個不能成爲問題的問題,因為咱們要看說話的人是誰,又要看聽話的人是誰。一般說起來;廣州人聽廣州人說國語,比較聽山東人說國語更容易懂,然而絲毫不能作爲證明,說廣州人的國語比山東人的國語更好些。假如換一個北京人來聽,他很可能覺得山東人的國語比廣東人的國語容易懂了。由此看來,容易懂不能作爲好的證明。因此能說一種容易懂的‘國語’不就算是學好了國語。

有一種人,學話會佔一些便宜,這就是那些所謂‘二言人’。‘二言人’就是從小就會說兩種話的人。‘二言人’的產生有兩種原因:第一,是自己的故鄉本來就存在着兩種方言,自己從小就需要學會了兩種方言然後足夠社交的用途;第二,是自己的父母遷居某一地方,因此,在家裏說的是一種話,到了社會上說的又是另一種話。‘二言人’學話之所以比較容易,是因為他們具備了兩種方言的音素。假定一種方言

有 24 個音素，兩種方言就可能是共有卅餘個音素（有些音素是相同的）；音素具備得多了些，學起別的方言自然容易些。但是，這個道理只能適用於從小就會說兩種話的人（會說三四種自然更好）；如果是成年以後才學會了的，就不算了。

世界上有沒有語言天才？這話很難說。一般說起來，女子學話比男子容易些；青年人比中年人容易些。有方法的人比沒有方法的人容易些。但是，有了方法也必須靈活地應用它，尤其是需要多多練習，使習慣成為自然。如果心裏硬記着一些方法論，不能與實際聯繫，那又犯了教條主義了。

五 語言三大要素中哪一個要素最難？

語言的三大要素是：（一）語音；（二）語彙；（三）語法。例如你說 rhen，這是語音；你把這 rhen 音去代表一種會說話的動物（人），這是語彙（語彙中的一個成分）；假如你說‘工人’，意義和‘人工’，不同，而這種意義上的不同是由字的次序決定的，這是語法（語法中的一種方式）。哪一個要素最難學呢？這很難說。假定你學的是外國語，應該說是語法最難；但是，中國人學中國話（學國語），情形就不同了；各地的方言，語音和語彙的差別頗大，語法上的差別却是很微的（見下文）。因此，語法方面應該是比較容易的。至於語音和語彙的難易，就要分為兩個角度來看問題了。就學習的正確性來說，語彙比語音容易，因為只消記住了一兩個字，就得到了某一個概念的正確代表物了。例如你知道廣州的‘馬蹄’（藥品）等於北京的蓼薺，就不會用錯了。這種容易性，表現在白話文的上頭。一般人寫國語白話文比較說國語是容易得多了。但是，就學習的條理上說，語音却又比語彙容易，因為語音可以類推，語彙不可以類推。當咱們知道了國語裏‘天’字唸 tian；‘連’字唸 lian 之後，很容易猜得着‘眠’字是唸 mian；但當咱們知道了‘馬蹄’叫‘蓼薺’，‘薯仔’叫‘土豆’或‘山藥蛋’之後，並沒有辦法猜得着‘柑’在國語裏該叫什麼！由此看來，語音和語彙是各有它們的難處的。

但是，嚴格地說，語音是比語彙更難。爲什麼呢？假定一個人在某一地方住上二十年，差不多那一個地方的全部語彙都給他掌握住了，然而語音說出來還是不像的很。例如有一位教授，他在廣州住了十餘年，廣州話全能聽懂，可見他全部語彙已經熟習了，但是他至今還不會說廣州話，甚至於開不得口！這是一個極端的例子。另有一位教授，在北京住了廿餘年，他的國語在語彙上可以給八十五分，但是他在語音上至今仍不滿六十分，恐怕他這一輩子永遠不會達到六十分了！爲什麼呢？因爲語彙的不同是容易覺察的；語音的不同是不容易覺察的。所以我在上一節裏特別強調覺察語音上的分別。

語音之中，又分爲音素和聲調兩個要素（指中國語言來說）。例如‘田’和‘天’的音素都是 Tian，但是聲調不同。二者之中，又是那一種容易些呢？依常理說，該是聲調比較容易，因爲國語裏聲調只有四個，而且中國人學話時，對於聲調特別敏感。不過，太相近的聲調却又容易相混，例如廣州人於國語的上聲，客家人於國語的陰平聲，都是很難學得好的。再說，國語裏沒有入聲，凡入聲字都派入了其他的聲調，這也使廣東人學國語時感受極大的困難。總之，學國語的人如果覺察到音素上的大差別（如‘六’字唸成‘溜’），他就首先改變了音素（這是一兩個月就做得到的）；除此之外，將是先學會了聲調了。

六 爲什麼同一方言區域的人容易犯同一的毛病？

同一方言區域的人，他們的語言習慣是一樣的，某甲所缺少的音素，某乙也同樣地不能具備。因此，當國語裏某一音素爲某一方言所缺乏的時候，這一方言區域的人大多數也就都不能發出這一個聲音；等到他們經過了相當的訓練，然後再有一部分人學會了。但是，要每一個人都學會了，還是辦不到的，因爲有些人的習慣是特別難改變些。

假定張三李四王五都是廣州人，張三唸不好國語的‘資’‘雌’‘思’，李四也很可能唸不好；只有王五唸得好，於是咱們說王五有學